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23

禮記集說卷第九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鄭氏曰順其出外爲陽順其居內爲陰旬十日也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

孔氏曰自此至踐之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外事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然郊天在國外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自郊社之外則皆用之祭社用甲而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惟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凡先聖

王所以立卜筮者所以使民信時日也必用蓍龜者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洪範五行傳云蓍生百年一本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神靈故生遲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據此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左傳筮短龜長乃大史史蘇欲止晉獻公娶驪姬託言云耳鄭康成註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亦以龜筮為有長短也凡卜筮者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見周禮筮人若次事則唯卜不筮小事則無卜唯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然尚言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也鄭註周禮云筮凶

則止不卜而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若三筮並凶則止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洪範所云是也大夫士則大事卜小事筮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註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是上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云川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有旬內旬外之日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宣八年左傳云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謂不思親也先遠日謂如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謂祭祀冠昏之

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馬氏曰辰以日爲母日以甲爲子剛柔在日不在辰剛則
陽而主外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故用剛日詩吉日戊午
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也柔則陰而主內冠昏內祭
之類內事也故用柔日儀禮少牢饋食用丁巳春秋己卯
烝乙酉吉禘于莊公丁丑作僖公主丁卯大事于太廟辛
巳有事於太廟辛巳立武宮癸酉有事于武宮丁丑夫人
姜氏入是也士虞禮始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何也
曰內事外事以事之內外爲陰陽者也始虞三虞以事之
先後爲陰陽則麗乎陰者亦可謂之外事也郊外事也日用辛社內事也日用甲何也皇
天后土之於天下其近無內其遠無外故郊雖在外特尊而遠之非外事也社雖在內特親而近之非內事也甲者

日之始而主生辛者向中而主成萬物之生本乎社其成功則歸諸天此社所以用辛也吉事人情之所欲故先近者喪事人情之所不忍故先遠者

盧陵胡氏曰春秋郊皆用辛故郊特牲云郊用辛又春秋升陘之戰用丁未泓之戰用己巳而武王癸亥陳于商郊則非爾也

橫渠張氏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諏日而祭更不筮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日用下旬遠日蓋二筮足以致聽命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藍田呂氏曰卜筮者先王所以求之鬼神之道也先儒云天子之用卜筮大事先筮而後卜筮人之說是也次事唯卜不筮表記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狩是天子出行

皆用卜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九筮是也其說然矣唯天子無筮指爲次事而無所據恐此非周人之禮也凡事有二則疑人謀不能決必求之鬼神此所以問卜筮也然有疑而莫適從者如立君或曰某可立或曰某不可立其位均也其賢均也戰者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其義均也其利均也如此則一聽於神以定其吉凶也有疑而不敢專者如建都邑地利便矣人居便矣擇而居之可矣如時日者祭必用是時葬必用是月諏而用之可矣然即其中以求之神蓋有所尊也

廣安游氏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此謂順其陰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三才之道在天爲陰陽在地爲柔剛在人爲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也義者陰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三才之理

然此二者不可以交相雜也柔者從陰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內者從柔此謂自然而至順者也惟其本之以至順行之以自然則凡所謂道者皆自是而起陰陽剛柔不可以相入猶仁義之不可以相入也當陽而柔當陰而剛當仁而義猶當暑而寒當寒而暑也禮曰天地位萬物育苟陰陽錯置寒暑相失仁義失位雖有天下之聖智亦末如之何矣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聖人之所以治人事者用此道也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用此道也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者用此見之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用此知之也吉事先近日近日不吉而後及遠古之爲冠昏者其辭曰以歲之虞以歲之不易蓋古人敦睦九族至於昏友皆爲之服而其服之之際飲食起居各有變也惟其如

此較之後世吉祥無故之日蓋有時而難得也故憂其不易而多虞速欲畢冠昏之事其先近日或亦此意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鄭氏曰爲日假日假爾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

孔氏曰卜擇吉日故云爲日假因也爾汝也指著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泰也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也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筮筮亦然表記亦云卜筮不相襲鄭註云大事則卜小事則筮與此註不同者明襲有二義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著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復卜卜不吉不可復筮兩註各舉其一也龜爲卜筮所用也龜處筮後龜覆於筮爲筮者筮在龜前爲決也謂著爲筮者筮以謀筮爲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案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著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說文云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陰也故其數偶著陽也故其數奇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

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云者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位兼并也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謹擇而信時日與吉凶也法典則也令教訓也猶與者說文云皆獸名猶玃屬與象屬二獸進退多疑人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故曰以下引舊語以結之言卜筮以定是非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從可知賤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　崔氏曰不過三者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如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唯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

藍田呂氏曰命龜者周官大卜主之命筮人君未聞必筮

人主之大夫則筮史命之少牢禮是也大夫之於卜三命之涖卜以主人所卜命卜史如士喪禮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龜蓋士禮略故不述命若大夫則命卜以主人之命命宗人宗人述涖卜之命即席坐又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是所謂三命之士卜不述命則二命之是也大夫於筮則二命之少牢饋食禮史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云云史曰諾西面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是也士筮則一命之特牲禮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即席坐筮是也言泰龜泰筮尊而大之也有常言吉凶不僭也卜筮不過三者當謂卜筮日與地之類如喪祭舉三旬之日或先

遠或先近卜之簽之如建都邑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是也如卜筮事則有從有違不可再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是也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而後卜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故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是龜筮並用也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則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龜爲卜筮周官龜人掌取龜攻龜入于龜室鬱之以待用凡卜龜人奉龜以往大卜涖卜眡高命龍華氏以明火鑽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卜師揚火作龜致其墨以示卜人卜人占之其占視其兆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龜爲卜也筮

著也古者以著爲筮而揲卦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而揲之以四歸奇於扐是爲一變再扐掛又爲一變三變成爻以四揲之數七八九六以辨陰陽老少十有八變而成卦凡筮筮人布席左執筴右抽上韇兼執之受命于主人主人授之筮人許諾擊筮述命立筮卦者坐卦以木卒筮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士所以異者不述命坐筮而已其占視其卦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此筮爲筮也信時日者祭祀喪葬之日既卜筮而用之不敢改也敬鬼神者人謀非不定而猶求於鬼神知有所尊而不敢必也畏法令者人君法令有疑者決之卜筮則人君且不敢專況下民乎嫌疑者物有二而相似也猶與者事有二而不決也如建都邑某地可都某地亦可都此嫌疑也故卜筮以決之如卜戰或曰可戰或曰不

可戰此猶與也故卜筮以定之此先聖王所以神道設教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惟精誠可以致之既曰卜筮矣則惟卜筮之爲聽不可二也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諏日而卜既卜而弗踐是爲不誠不誠之人不能得之人況可得之鬼神乎踐踐履而用是日恐不必改爲善

馬氏曰布席擇日謂之爲日以其有所爲故也大羹謂之泰羹瓦尊謂之泰尊龜謂之泰龜筮謂之泰筮以其有所尊故也目有光而不能明假日月而後明事有吉凶而不能知假著龜而後知故曰假爾龜筮事之萬變不同理之是非不一卜筮而體吉則吉體咎則咎故曰有常卜筮吉而不可以襲卜筮不吉而不得以過三詩刺我龜既厭亦以其過三故也大事有時日而用卜小事無時日而用筮天子無筮而以卜爲主諸侯有守筮而以筮爲主以其不相襲故也

山陰陸氏曰爲日以人事爲之耳且曰假爾則以誠在我故也吉凶亦在我故也龜舊也著老也是故謂之泰書曰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據此龜襲龜可也若大事先筮而後卜筮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襲謂若卜筮不吉又卜筮之言龜則象見言筴則數見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踐讀如字言不敢輒廢是日

長樂陳氏曰著者陽中之陰故植而知數龜者陰中之陽故動而知象陽必成之以陰故龜之長也其數偶陰必成之以陽故著之長也其數奇卜筮使人違凶而之吉故曰泰龜泰筮卜筮不吉則不可過三卜筮吉則不可以襲過三則瀆鬼神者也襲則疑鬼神者也瀆則不敬疑則不信故禹欲襲於枚卜而舜所不從魯僖卜郊至於四而孔子

所譏也夫物生先象而後數卜筮先筮而後卜則先象而後數者自幽而之乎明先筮而後卜者自明而稽乎幽晉獻公先卜後筮是不知卜筮先後之理也白虎通以大夫而下皆有龜是不知家不寶龜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龜則卜之體也著則筮之用也上言其體下言其用互相備也龜以動為陽著以植為陰陽為大故大事用筮大可以兼小故大事亦用筮小不可以兼大故小事則不及於卜焉金縢言卜三龜洪範言三人占故或以此為三王之龜筮然所以為不過三則一也卜筮不過三三卜之矣而又卜之是卜與卜相襲也三筮之矣而又筮之是筮與筮相襲也不相襲者慮其瀆神而已故卜不習吉而書所以明是理也初筮告而易所以取是喻也且大禹謨言龜筮協從洪範言龜筮共違于人周官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與筮兩相襲也明矣襲因也與不相襲禮之襲同義先王之時無非卜筮之用上以民為言者與民同其患而已

石林葉氏曰不過三則無瀆禮不相襲則無廢事先王是以稽諸天而信時日畏鬼神雖疑而筮之不敢以非考諸人而使民決嫌疑定猶與雖日而行事則必踐其言也

廬陵胡氏曰卜筮不過三經意大抵謂卜筮不可瀆如易再三瀆之義王鄭太拘此與表記皆云卜筮不相襲襲有侵奪義若卜不吉而筮吉筮不吉而卜吉則為相奪也故卜不吉則止

長樂劉氏曰信時日謂先事而致敬也敬鬼神謂不吉則不敢祭也畏法令謂禮雖失莫敢不行事雖繁莫敢不敬也決嫌疑謂考三才之吉凶以祛其惑也定猶與謂蹟五

行之逆順以蔽其志也故從於筮者人弗敢非日而行者事罔不臧聖王之作豈徒然哉

講義曰是非不明故筮筮而是非明矣由是以行斯無或非之者也此人將有行而卒於不能踐履則疑以敗之耳因日之吉而後行斯所以能踐也蓋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則其弗非可知矣決嫌疑定猶與則其必踐可知矣

廣安游氏曰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此聖人示人以天顯之道也書曰厥弟弗念天顯傳曰以象天明又曰則天之明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天之高遠鬼神之難知人以爲可得而誣也聖人以爲是有明主顯者存焉夫明且顯者人之所畏者也人之所謂有鬼神者有此者也聖人之所法以爲政者法此者也故曰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姻以象天明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

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凡此者皆自有所謂天顯者而後得以有之者也惟其然也所以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者可得而行也苟其不然而強以使之天下其孰能從也苟爲不從不信時日不敬鬼神不畏法令則豈復生生不窮至於今哉且三才之道相資而成者也後世以爲人者專乎治人而無恤乎鬼神治乎明而無恤乎其幽如柳子厚卜筮不足用盟誓不足信之說皆非也

金華邵氏曰卜筮之事忽之者則以爲不足信泥之者則以爲不可不信記禮者慮夫人泥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夫人忽之也則曰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是又戒其忽也然則君子之於卜筮將如之何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以其爲無則在所當敬以其爲有則在所當遠惟處

之於若有若無之間君子之於卜筮當如是而已

金華唐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實成之聖人之聰明固高於天下而不敢自用其聰明明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與能舍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有稽疑其以此哉夫五事脩於已八政施於民五紀協於天皇極建而三德乂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窮變有未易應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勢有不可不行者聖人於此乃始決之於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德於吉凶爲審也鬼神猶不可黷矧可度乎而吾何以通之天地之生神物固將以通神明之德也天生

神物聖人則之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而非聖人莫之能用也聖人用著龜以爲卜筮立之官守爲之法數然後吉凶可得而審矣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有如曹人之貨晉筮史齊史之阿崔子甚而若漢丘子明者疑可得而稽乎然而象數之變無窮而一智之能有盡聖人之法吾皆不可廢也傳之各有其人則立時人作卜筮可偏乎哉兆有三兆易有三易故卜以三龜而筮以三易則占者固三人矣三龜而習吉如周公之金縢不然而皆不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其重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之牲日晷冠之日賓主之宅死之葬居之鄰家之宰師之御右致師嘗之卜芟蘭之卜戒社之卜稼若此之類皆卜筮之常者故龜有八命

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於左氏備矣其大者君
或臨之要皆常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常者哉
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詢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
者之於大疑豈遽舍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
士次之庶民然後及於卜筮禹謨之所謂官占可攷矣使
立君而皆如禹國遷而皆如作洛行危事而皆如伐商則
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斷可必矣詢國遷如
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無權哉故五占從
其多而以龜筮爲主則雖如商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
終亦可以獲吉而邾文公之遷繹雖不利於君尚不失爲
知命也然聖人之爲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
崔取棠姜雖不卜知其凶矣然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
響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

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襲卜不可以非所
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驗也然春秋之際卜
筮之法數猶存而稽疑之意垂故違者瀆者卜非所宜者
以卜爲市假卜爲詐者靡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
廢矣然當時賢者尚多祿仕於卜史之中其占驗將若符
契自秦滅學而疇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
而術數淺駁後世莫能名古人之法遇艮之八坦然著明
而學如杜預尚不能知遂使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而柳宗
元非國語肆爲無忌憚之論夫以卜筮者象其占乃聖人
之道而稽疑九疇之一也其庸可廢乎

貫氏曰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
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連山歸藏周易並

用夏殷以不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
易三占從二三者三吉爲大吉一凶爲小吉三凶爲大凶
一吉爲小凶（儀禮疏）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駟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騁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

鄭氏曰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驅之五步調試之僕并轡授綏者車上僕所主也左右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却也或者攘古讓字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

孔氏曰此以下至卷末總明乘車顧式僕御謹敬之事君車君所乘之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僕即御車者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執馬杖監駕立馬前恐馬行也已駕駕竟也展視軨轄頭轡也車行由轄故具視之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駕車也由從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綏而升也跪乘者僕先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乘以爲敬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者名驂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然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二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分置兩手故詩云六轡在手也今言執策

分轡謂一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分轡竟則試驅行之五步乃立初跪而驅令馬行五步則倚立以待君出蓋跪以見敬而立則調試之也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一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此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避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駕陪位諸臣皆遷卻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外門車行至外門君撫僕手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顧也車右勇士之士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車方驅時勇力亦從趨在後今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回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閭謂凡所過門閭處溝廣深四尺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此車右勇士之禮若至門閭溝渠則車右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山陰陸氏曰執策僕之事也君按轡而已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僕御君車之法也僕御君車其節有五將駕執策立於馬前一也已駕展軨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綏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上車五也策者所以驅馬僕之所從事也君車將駕僕執策立於馬前臨而視之則駕者無敢不謹也轄車之所賴以行也既展軨乃敢白君故曰效駕僕在右君位在左外由右便也門閭溝渠必步防有竊發之變傾覆之虞也

橫渠張氏曰展軫謂周視一車百物無廢而軫者轄頭轄也任重之要故爲展視之主焉至尊將乘愼重當然僕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展省也與展墓之展同義效駕若臧倉請曰今乘輿已駕是也綏有正有貳正綏即王制所謂大綏少儀所謂散綏貳綏即王制所謂小綏少儀所謂散綏是矣車右即周官之司右是矣蓋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車右置勇力之士

盧陵胡氏曰軫車欄也欄可倚故楚詞九辨云倚結軫兮長太息又宣帝紀軫獵車註前有曲軫盧氏云軫轄頭轄非車欄也車欄之苓字不作車邊案楚詞云倚軫若非欄何可倚乎推此則轄頭并欄皆曰軫也案春秋傳左并轡則此亦當在於左而右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登也

新安王氏曰車驅而馳至于外門君按僕手暫止其驅命車右登車車右既登則僕之驅車自當如故然過門閭臨溝渠馬必步而不騁騁則行疾步則行緩記曰步路馬必中道左傳言步馬者皆謂馬緩行也門閭必步恐或有衝突也溝渠必步恐或有傾仆也舊說以步爲車右下車而行非是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鄭氏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已同爵則不受

孔氏曰凡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時也車上既僕爲主故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外之人也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僕既卑降則主人受取綏不然者謂僕者

敵體則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又僕者雖卑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其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示不用僕授也

長樂陳氏曰說文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則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禮君綏曰良綏僕右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用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撫而式焉正立執綏所以備墜也敬然後撫而式所以備墜也耳昔范鞅逆魏舒請參乘而持帶亦備墜之意也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賤者之事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此貴者爲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禮書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大馬不上於堂

鄭氏曰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非贄幣也

孔氏曰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註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婦人質弱不倚乘倚立也男子倚乘而婦人坐乘犬馬者賓主相見用充庭實而已非問聘之贄幣故不上堂贄謂羔雁錦玉之屬乃上堂也

藍田呂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人不立乘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三者或敬或安或有所賤各從

其宜也

嚴陵方氏曰大門所以敬王主人出大門迎之所以之安車者以此

馬氏曰客車不入大門公食大夫禮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是也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則上至於以賓禮見王下至於以客禮見者莫非以大門之外爲敬也少儀曰犬則執緤馬則執靮周官小行人合六幣而圭以馬覿禮侯氏奉東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侯氏降則以馬授人蓋以犬馬獻人則執緤靮而已以馬合幣則達圭而已奉馬而覿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

講義曰犬馬雖可獻之於人然與羔雁玉帛之屬異矣故效馬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惟恐其執之不力宜不可使上於堂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氏曰式黃髮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蹳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十室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雜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黃故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夫士可知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也國中人多周官脩閭氏禁馳騁於國中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入里則必式而禮之

嚴陵方氏曰黃髮則老之尤者詩所謂黃髮兒齒是矣黃土色也形生於土而反於土髮而至於黃則形將反本故

也」

藍田呂氏曰車之所過則門外之朝位也卿立於位以俟君君過之則下非卿之虛位也人君而敬臣之虛位爲已過矣入國不馳馳則人不得辟也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

馬氏曰孟子曰養老尊賢易曰養賢以及萬民是能敬老然後能敬賢敬賢然後能敬人民若夫敬鄉黨則其私恩而已此言之序也傳曰丞相進見御座爲起乘輿爲下此下卿位之意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入里必式之意也周官脩閭氏禁馳騁於國中此入國不馳之意也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而其父責之張湛望里門則步君子多之則入里必式者父母國之道也昔禹見耕者則式過十室之邑則下孔子見負版凶服者則式見狂接輿則下武王式商容之閭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門然則君子凡在所敬者奚常不式且下哉記之所言特其大率而已

李氏曰國君而下卿位不已過乎曰君子所以待天下之賢臣其禮有隆而無殺者篤於至誠而已其樂也始於樂至於衎至於綏之而終於又思可謂隆矣其篤於至誠如此下其位亦不爲過也入國不馳愛也入里必式恭也推愛則仁不可勝用也充恭則禮不可勝用也

臨川王氏曰入國不馳愛敬之道也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鄭氏曰御當爲迓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

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迂也

孔氏曰鄭引春秋見成二年公羊傳

橫渠張氏曰御謂御車也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

嚴陵方氏曰自御爲之僕也故僕人之禮前經有降等者以此

馬氏曰春秋洮之盟尊王人雞澤之盟尊單子平丘召陵之盟尊劉子鄟之盟尊單伯蓋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王人雖微必先諸侯必先諸侯者所以尊王命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其意亦若是而已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

鄭氏曰菱則失容節菱猶詐也

孔氏曰菱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菱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介胄有不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焉不拜而周禮謂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入軍也鄢陵之戰卻至不拜楚使嘲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屯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禮書

新安朱氏曰菱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鄭氏曰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乘君之乘車君存懸空其位也

孔氏曰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鬼神尚吉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

以擬神也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註云會同王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充之者謂居左也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馮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故成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是也

盩田呂氏曰王者五路君乘其一餘四輅皆臣下乘之故有乘車也

長樂陳氏曰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建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於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爲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爲右卻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卻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執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爲簡子右禱曰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哀二年）

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 禮書

馬氏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鄭氏曰進左後右遠嫌也進右後左敬也

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背若進右手則近相嚮故後右手以遠嫌也御國君則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僎而爲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紱不妄指立視五嵩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鄭氏曰國君出入必正奇車獵衣之屬廣紱爲若自矜廣

也立平視也嵩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小僎也顧不過轂爲掩在後彗竹帚卹勿搔摩也

孔氏曰國君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隱義云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鬣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紱似自驕矜又驚衆也妄虛也車上無事虛以手指麾四方並爲惑衆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地也知嵩爲規者聲相近也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顧時不得遠矚而視馬尾若轉而顧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之私轂車轂也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

婦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

盧陵胡氏曰自五路之外皆奇異之車如漢宣乘軨獵車也子嵩烏名車上平視不過五嵩猶云不過百雉也雉取其飛不過三丈則五嵩當亦取其飛之遠近爲喻孔氏以嵩爲規案嵩音攜不近規也恐非舊作

馬氏曰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有刑作淫巧以蕩上心者有禁車不中度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則爲國君者其可以乘奇車哉蓋造車之法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權衡者中水平路以象德之美金路以象義之和象輅以象義之辨革路以象義之制木路以象仁之質凡欲人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而視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權衡言動不離於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之志不萌於心而中正之行可律於下此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者也然則非禮之奇車其可乘哉周官道右詔王之車儀則不廣欹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嵩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立欲平故視五嵩式欲俯故視馬尾

嚴陵方氏曰立視五嵩則不至於逾遠式視馬尾則不至於偪下顧不過轂則不至於掩後凡此皆欲容貌適其中而已論語言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不內顧則不特不過轂而已不疾言則不特不廣欹而已不親指則不特不妄指而已言之淺深不同者彼言聖人之儀此言中人之制而已

廣安滙氏曰古之觀人者於視聽言動之間所謂言與動者視常從焉蓋視者人之精神見於外者也孟子曰觀其瞭子人焉廋哉故夫視者可以觀夫人之神志也傳曰視下言徐又曰目動言肆又曰視不登帶如此之類皆以視參其言而觀焉故君子於人之瞻視常爲之法此則在車顧視之節也賁敬者矜且泰也妄指者輕且肆也古人於一指顧一瞻視警欬之間其人之賢不肖是非禍福皆可得而分蓋古人以禮爲常一失其節則爲改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爲之節舉無以爲節者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爲異

新安朱氏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葦帶耳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鄭氏曰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數年也誅罰也

孔氏曰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註周官與此文異公門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故至門下車重君物故式路馬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杖馬但載杖以行也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不敢授綏與己也既不曠左故居左但式以爲敬步猶行也謂單牽君馬行時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芻食馬草也蹙謂以足蹴蹋之及論

量君馬歲數皆爲不敬亦被責罰也　熊氏曰下齊牛式宗廟文誤當以周禮齊右註爲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藍田呂氏曰國君下齊牛式宗廟齊牛以卜之牲所用於宗廟見則下之過宗廟之門則式之以牲於神近而門於神遠故敬門殺於牲也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以對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事各有所當步路馬必中道步習也中道君所行也誅責也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傳曰反誅屢於徒人費皆責也長樂陳氏曰齊牛之於宗廟其輕重不倫國君於宗廟則式之於齊牛則下之者庸敬在廟斯須之敬在齊牛也嚴陵方氏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謂之齊牛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則所以奉神者不敢不敬故也齊牛則奉神物也宗廟則奉神之居也物無常用遇之爲疏

故在車則必下焉居有定所過之爲數故在車則式之而已馬氏曰先王於牲視之則召擇之則卜於歲時則齊戒沐浴以朝之於朔望則皮弁素積以迎之牽則必親殺則必射割則必祖則其見而下之不爲過矣乘路馬則載鞭策不敢授綏行必中道凡此敬其敬君物也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凡此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周官太宰八柄言誅內史八枋言殺此誅所以爲殺也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禁殺戮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以告而誅之所以爲責也然則麾芻齒馬之誅蓋亦責之而已少儀曰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君子尚然況其君乎

山陰陸氏曰下齊牛式路馬式宗廟下公門相備也近則

下之遠則式焉相備而言先儒謂宜云下宗廟式齊牛今經齊牛在上知未誤也未有言鞭策者此言鞭策以乘而習之之故也不敢授綏僕者也左必式乘者也

李氏曰國君諸侯也齊右職曰有牲事則前馬蓋王式齊牛則車右前天子撫式諸侯下之歟

廬陵胡氏曰熊氏云此文疑誤宜云下宗廟式齊牛非也見齊戒之牲則下過宗廟則式此亦甚明何勞倒文乎

清江劉氏曰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

齒路馬蹴路馬芻皆有誅是所以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無爲貴禮矣

後學　成德　校訂

曲禮下第二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鄭氏曰高下之節

孔氏曰自此至則襲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俯仰褆襲之節

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必仰手當心以奉之提之者必屈臂當帶而提之帶有二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脅此謂深衣之帶蓋古人常著深衣故也

藍田呂氏曰奉者承之以兩手也提者挈之以一手也

廬陵胡氏曰案玉藻與深衣說則朝服之帶當心上而深衣之帶當脅下凡提挈物者高下皆以帶爲準不必專指

深衣之帶

馬氏曰容止不有禮則不可觀進退不有禮則不可度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爲利害之所召一執玉之俯仰爲禍福之所係則凡見於奉提操執行立屈伸之末者其可忽哉鄭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以爲驕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君子以爲禮者執主器以高爲貴執已器以下爲敬故也詩曰奉璋峩峩是奉者必高故言當心禮曰長者與之提攜是提者必下故言當帶

執大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鄭氏曰衡謂與心平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

孔氏曰前明常法此又明臣爲君上提奉之禮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天子至尊故臣爲擎奉皆高於心國君降於天子故臣爲擎奉與心齊平凡言衡有二處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衡謂與心平也大夫又降於諸侯故下於心士卑故提之又在綏之下上云提者當帶

嚴陵方氏曰夫器無貴賤因人而爲貴賤自天子以至於士貴賤之等各有差等故人愈貴而執器者愈恭焉

山陰陸氏曰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則所謂平衡與眉齊矣上衡又少高焉眉一名衡豈爲是歟眉爲衡則鼻爲準頰爲顴之類可知上衡若今奉御食器上眉是也

廬陵胡氏曰衡權衡也執天子之器宜加敬如衡之昂也上猶高昂平謂不昂綏安舒貌如所謂綏旌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璋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

佩委

鄭氏曰重謹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一行不絕也佩倚及垂委是君臣俯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

孔氏曰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時禮也禮大夫稱主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士則不然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謹重器雖輕小執之恒如重而不勝之容故孔子執圭如不勝而聘禮上介執玉如重是也圭辟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也曳拽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行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君若直立而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君若重謹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曲故佩委於地

馬氏曰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立容德又曰立容辨卑毋謾曲禮曰立如齊則自奉者當心以至尚左手者手容恭也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足容重也磬折垂佩者立容德而辨卑如齊也

嚴陵方氏曰少儀言執虛如執盈少者且然而況壯者乎孔子執圭如不勝聖人且然而況常人乎執主器尚左手者左手不如右強尚左手則下右手可知矣尚左手所以爲容下右手所以致力而已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士相見禮曰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與此同意

藍田呂氏曰尚左手者人手利於用右不利於用左以利用者在下防失墜也不舉足如車輪之曳地則行步之慎

也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謂君臣授受之節也如前所謂尊卑垂帨也凡授受者尊卑皆磬折故垂佩也然臣當加恭於君故有佩倚佩垂佩委之差也必俟主佩倚然後臣佩委猶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亦各從其所宜也

山陰陸氏曰朝則結佩今其言如此則所謂結佩絲雙璜而已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鄭氏曰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辟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孔氏曰執玉謂諸侯所執圭聘朝於王及諸侯相朝所用也藉謂藉玉之藻鄭註聘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

袁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琡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上玄下黃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云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板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故鄭註聘禮云裼者左袒也今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既有藻以承其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裼若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

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註云賤不褐也以賈賤故不言褐明貴者垂藻當褐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明屈藻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此所謂無藉者襲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褐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褐也又云賓褐奉束帛加辟享是有藉者褐也凡朝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則皆褐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褐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辟既有束帛不須藻也又皇氏曰鄭註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褐者以經據人之褐襲欲明王亦有褐襲也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

璋圭璋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特而襲也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褐之故云加束帛而褐也又熊氏曰鄭註上明賓介二人為褐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為褐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褐也

藍田呂氏曰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公襲受圭授宰玉褐降立賓褐奉束帛加璧享當上介授賓固以屈繅矣而云上介不襲及賓以束帛加璧享則無繅藉矣乃云賓褐則以垂藻屈藻為有藉無藉固不可行矣竊意玉雖以藻為藉此云有藉無藉者必以所加為言如束帛之類謂之藉也始致君命圭璋特達是無藉也故賓與公皆襲既享束帛加璧是有藉也故賓褐如此則義理可推

長樂劉氏曰此直謂朝聘時耳圭璋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外所謂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裼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繅無繅又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禮之質文以圭璋琥璜爲輕重而不在一尺之組爲屈伸也

馬氏曰周官典瑞王執鎮圭二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然則玉之有繅藉所以著其用貞剛之德而藉之以柔順也繅藉有采就所以著其德之有隆殺王之用雖殊而有藉則一禮言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何也玉有以繅爲之藉有以帛束爲之藉以繅爲藉所以飾之束帛爲藉所以將之則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之說特施於束帛之藉而已考之聘禮方聘之時賓及享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其裼而不襲者以有束帛之藉故也藉故也記曰不文飾也不裼衷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蓋禮存於內心則以充美爲敬禮存於外心則以見美爲敬聘禮於其始相見也執圭鞠躬以誠致其禮而已故襲所以稱其內心也及其受享則發氣盈容以文致其物而已故裼所以稱其外心也後世學者以有藉爲垂繅無藉爲屈繅而其甚又有圭璋特而襲之說然則聘禮賈人取圭垂繅寧執圭屈繅使者受圭垂繅上介執圭屈繅使者歸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凡此謂垂繅屈繅可也謂之有藉無藉非也周官小行

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雖非上堂之物其爲藉也亦束帛之類而已謂圭璋特而襲亦非也聘禮上介執圭不襲則一於禓而已玉藻言執玉龜襲則一於襲而已又何也上介不襲以聘之盛禮不在己故也執玉龜襲以執主器故也聘禮亦曰凡執玉無藉者襲

山陰陸氏曰藉若璧藉以帛琮藉以錦云爾非所謂繅藉也聘禮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聘禮一書也言繅又別言藉則藉與繅異大行人曰公繅藉九寸侯伯繅藉七寸若此者繅也小行人曰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若此者藉也

廬陵胡氏曰鄭氏謂禓襲指執玉之人非也經意蓋謂玉有藻以藉者以袒禓而露見其美無藻以承者則以物覆

襲之不暴露也豈謂人自禓襲

新安朱氏曰鄭說兩義詞太簡略指不分明疏家所引皇氏熊氏說始以垂屈言之但所云今言無者據垂之也乃與經文及所說上下文皆相反疑其據字之下脫一不字

至於圭璋璧琮之義則皇氏爲失又所引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牴牾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當爲無藉特以加於束帛故從有藉之例而執之禓耳陸氏但取鄭註後說似亦有理然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鄭氏曰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

孔氏曰自此至同名一節總明稱謂之事世婦謂兩媵也

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諸侯雖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卿老世婦之名姪妻之兄女娣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士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　熊氏曰士有一妻二妾長妾者當謂娣也

藍田呂氏曰君之使臣臣之事君尊卑之勢雖殊其所以相敬之道一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古者幼名男子冠而字女子笄而字所以別長幼也君之於臣妾雖冠笄亦名惟臣妾之長者不名所以別貴賤也卿老世臣家相皆其貴臣也世婦姪娣長妾皆其貴妾也均臣妾也特異其貴者蓋以禮敬之不敢慢也諸侯之臣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卿老者即上大夫卿也自天子至於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天子之吏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大夫使於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又諸侯使卿弔于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緇此天子諸侯之臣稱老者也魯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老者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降授老鴈此士之臣稱老者也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大夫有世臣也謂吾姑者謂之姪姪者妻之昆弟之子也娣其妹也皆大夫之貴妾也馬氏曰卿老世臣家相梱外之貴者也世婦姪娣長妾梱內之貴者也貴臣貴妾死而緦況生而可名之乎書稱成王之於周公曰公明保予康王之於畢公曰惟公克勤小物言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故平王稱齊桓公以伯舅稱晉文侯以父義和是天子之於臣亦有所不名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於君臣之際雖有自然之分而

其相與之際皆以禮爲節文非若秦漢以下尊君卑臣上
下相絶也故古之待諸侯者不專以臣禮也亦有賓禮焉
不專以治外之道治也亦以家人之道治焉如此不名卿
老世婦世臣姪娣家相長妾則其治外如治内所以爲卿
老世臣家相之禮猶夫世婦姪娣長妾之禮也後世一以
天子之尊巍然於上以臨羣臣名呼而隷役之君臣之間
邈然相絶蓋其爲天下既不以禮而專從事於法矣
講義曰禮必有所尊非獨在下者欲尊其上也雖居己之
下猶或有尊焉故君於卿老世婦大夫於世臣姪娣士於
家相長妾皆不稱其名不以其爲臣妾而略之也
金華應氏曰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古者立國必有世家大族以培護其本根且有世臣大老
以隆固其棟幹人君常寵異而尊禮之所以存忠厚養恭

敬也氣脉不墜於先世典刑可厲乎後來國之卿老家之
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贊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
示夫外之有所統也若夫内助之賢而舊者如世婦姪娣
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女君其貴實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
所以示夫内之有所統也内外有所敬而不名則受其所
敬者莫不竭其忠而盡心覩其可敬者莫不知所畏而稟
命然後國政家事有所統一而緩急有所憑藉而倚重矣
山陰陸氏曰士昏禮女從者畢衫玄鄭氏謂從者姪娣也
則士有姪娣明矣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
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敢稱曰余小子辟
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大夫士之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

喪之名不與世子同名辟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
孔氏曰此以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大夫有
地者則亦稱曰君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今大夫有
地雖同曰君而其子在喪不敢同天子稱也大夫士之子
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某臣之子宜辟
之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諸侯之臣爲其子作名不得與
君適子名同同則嫌其名自比儗於君也世子貴不得同
又若其子生在其君之世子前已爲名而君來同已不須
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
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張氏曰稱嗣子某或殷禮也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
子無言嗣子某者大夫之子稱未聞
臨川王氏曰君大夫之子國君及大夫之子也

藎田呂氏曰君大夫之稱未之聞也先儒云天子大夫有
土地者其說雖不經見然攷之此章立文之意義當然也
蓋言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嗣天子之稱也
辟嗣天子者必天子之大夫也又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
稱曰嗣子某辟嗣諸侯者必諸侯之士大夫也謂之君大夫者食采於畿內爵則諸侯位則大夫也謂之君大夫之子者嗣爲天子之大夫也大夫士之子者嗣爲諸侯之大夫也記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考之詩書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之詩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洛誥之文在成王營成周之時也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周官之文在成王滅淮夷之後也皆非未除喪之稱然此章所云恐非自稱之文當止曰小子可也
馬氏曰詩曰嗟予小子書曰眇眇予末小子皆天子未除

喪之稱也蓋天子域中之大故必謙以小子諸侯有繼世之禮故必命以嗣此在下者所以必辟之也禮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春秋傳曰在喪公侯曰子儀禮士喪服曰哀子某是國君與士之所自稱者如此而已然則春秋之例踰年稱公何耶蓋以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踰年稱公以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故三年稱子衛宣公未葬而嗣子稱侯非禮也晉有小子侯僭禮也大夫士之子先國君而名同之者猶稱字蓋君雖不奪其名而臣不可不稱字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鄭氏曰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爲疾

孔氏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耦於大夫大夫又司射誓耦毋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是言士得備頓爲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某有負薪之憂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擔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憂勞也言已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庶人子負薪今士云者謙辭藍田呂氏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不能射者男子恥之士雖不能射可以疾爲辭而不可以不能辭也志敬子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采薪猶負薪也

長樂劉氏曰周之士以鄉三物選未有不閑六藝而爲士者及其末世禮教衰微而士有不能射者猶未忘乎三物之教故托以負薪之勞焉

馬氏曰先王之時司徒以六藝教民州長歲時會射于州

序故鄉之所共有射器而鄉大夫之所詢有射禮其於射也有司徒以作其耦有司馬以正其儀有扑以戒其失有算以課其功勝者則先升後降袒決張弓以飲不勝者不勝者後升先降說拾弛弓以飲於勝者而其辱有不肖之稱方是時也其相尚以射如此庸詎有士不能乎所謂不能者非不能也不善於此而已詩曰無射亦保

吳郡范氏曰射者男子之事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其為法也內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有揖遜之儀有反求諸己之道蓋立文之外又足以致心檢形防非僻而蹈中正古人進德脩業凡可以自助者皆習焉射蓋其一端也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為恥君使之射而偶未習焉則不敢以不能對而以疾辭負薪之憂賤人之疾也眞不能而不敢以不能對則當時之士皆習於射可知大抵古人進德脩業之外又於日用之常有可以閑邪而存誠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可致者佩玉也琴瑟也射也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士無故不徹琴瑟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不能則辭以疾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夫假於外物猶若此而況其收視反聽退藏於密以存其心養其性者乎後世乃以弧矢為武夫之事琴瑟為樂工之職若佩玉則僅於祭服不得已而時用之耳成大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孔氏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已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也

藍田呂氏曰不顧望而對則如恐人之先已若有所爭然

嚴陵方氏曰顧於後有所省望於前有所瞻必顧望而後對者以示其不敢專也

盧陵胡氏曰顧望若漢文問上林尉尉左右視金華應氏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之意言不輕發必當其可非但謙遜而已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氏曰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

孔氏曰自此至之法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如殷雖尊貴猶服旁親周以尊降服哭泣之位如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謂故俗也舉此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謹脩其法若夏殷子孫在周則各謹脩先世之禮法審慎以行之也　熊氏曰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蓋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

橫渠張氏曰行禮不求變俗於新國舊俗之法雖未盡善不遽矯變之也蓋懷舊君之恩義不變父母邦之舊法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道合則從不可則去君臣之義也故以道去其君者君所以待之

者三有禮焉故臣爲舊君反服而君未之絶也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吾於父母之國夫豈不懷況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則舍故從新仁人君子有所不忍此行禮所以不求變俗也俗者吾父母之國俗也雖去而之他國至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舊謹脩審行而不輕改者不忍忘吾父母之國也

馬氏曰從俗禮也變俗亦禮也求變俗非禮也君子之於俗可則從否則變宜從而變則爲亂常宜變而從則爲泥俗周禮本俗六以安萬民成王封康叔啓以商政封唐叔啓以夏政以其宜從而從之也易在革則去故在鼎則取新五帝不同樂而治三代不同禮而王以其宜變而變之也如此則豈故拂民以求變俗哉凡因彼而已君子之不求變俗多矣特言祭祀居喪哭泣之位者以人情於此尤

不忍變故也滕之諸臣曰喪祭從先祖是也

李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上而風俗齊於下家無異道人無異德而祭祀居喪哭泣之禮有所不同無害其爲同也故脩其教不易其俗是以俗安而不偷且周之治於都鄙曰禮俗以馭其民以王畿之禮俗猶不必其同也故土均氏曰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其地嫩惡爲輕重之法蓋地之嫩惡不齊故禮俗之異以其禮俗之異則治之法不得不異也

廣安游氏曰舊俗之禮君子不求變之者因其俗之故常而行禮則不煩而易爲力古之爲法者行乎其簡而不行乎其煩行乎其常而不行乎其變苟變俗而行禮則煩而難行人且不聽祭祀喪服哭泣三者則又加於鬼神鬼神所安而不可輕易者也所謂國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來

皆有祖述而不苟然也且不變之說有三非鬼神之所安一也煩而難行二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三也故夫不變其俗以行禮在乎謹脩其法而審行之使吾身安故嚴陵方氏曰治莫要謂之脩措諸事謂之行皆之有當否不可不察也

廬陵胡氏曰謂去父母之國而居他國者非去此祖彼也

禮安知去國乎若謂本國之俗君子固本國之俗君子固

俗求合於禮而已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祖考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與之曰從新國之法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孫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在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統奔邾立

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也若兄弟宗族猶存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與謂起爲卿大夫從新國之法謂故國與己無恩

孔氏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去國謂三諫不從及他事被黜兄弟宗族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於本國無列無詔然未仕新國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己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也若本國無列無詔而今始仕新國者所行禮悉改從新也推此而言則故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若無列無詔而不仕新國者猶不得從新矣

臨川王氏曰有列則有詔先王脩其教不易其俗故國各有法也

藍田呂氏曰以道去君君未之絕雖三世之久爵祿猶有

列於朝者謂君爲之立後以承先祀而食其田祿出入猶有詔於國者如去魯之齊又之晉復歸於魯君既未絶之則出入他國猶反告於舊君也如是者若其兄弟宗族猶存則必有宗子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如去國三世收其田里掃其宗廟舊君與已出入不相聞也則去吾父母之國其日遠在吾君臣之際其恩絶可以變舊國之俗從新國之法矣然猶俟起爲卿大夫然後從新者厚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以傳統而爲後故謂之宗後夫於朝猶有列於國猶有詔於家猶有宗與族則彼所以待我者恩好猶未絶也如之何其遽絶之哉則反告之禮固所宜矣至於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則宗族不存亦可知矣如之何其反告之哉

馬氏曰人臣有舊君之服不過齊衰三月而已去國三世出入猶詔於國吉凶猶詔於宗後何也舊國者人之所不能忘宗族者人之所不可絶今夫鳥獸之過故鄉猶回翔躅躅而後去狐之將死猶正丘首而後斃況於人乎故太公封於齊世葬於周君子以爲不忘其本則去國三世而恩義不斬理固然也蓋爵祿有列於朝則是不棄其後也出入有詔於國則是不絶其好也如此則吾之所以反告者其可已乎夫爵祿有列於朝則有宗後以合其族爵祿無列於朝則無宗後之法無宗後則不特不反告而已故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蓋方其未仕也雖守舊國之法可也及興而仕人則有所隸矣其可復爲未仕之所爲乎

山陰陸氏曰言君子去國三世不失其位至於他邦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舊國兄弟宗族猶存則反

告於宗後蓋去國三世兄弟宗族容有弗存者矣若去國三世其在新國爵祿無列出入無詔是去國而失其位也舊國無恩可知故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如是而爵祿無寘矣

盧陵胡氏曰孔子去宋既久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不從新國之法者與此異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爲天下者以家道爲之天子有其宗族以保天下諸侯有其宗族以保其國卿大夫士有宗族以保其家故其禮皆以宗族之存亡爲之輕重也若爵祿無列於朝則君無恩於己矣出入無詔於國則宗族無恩於己矣若此者當變猶不遽變也於其興起爲卿大夫之日然後從新國之法焉皆所以重其本之道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鄭氏曰不更名亦重本暴貴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沒不可輒改爲名謚之事名是父所作父死更作新名似遺棄其父也暴貴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者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己今暴貴忽爲造謚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父也

藍田呂氏曰已孤不更名有所不忍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有所不敢也不敢敬也不忍愛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已古者子生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斯名也父之所命也親存而有所稟命猶可更也已孤更之輕廢父命孝子之所不忍也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可以己之祿養其親不敢以己之爵加其

親也父之爵卑不當謚而已之爵當謚以已當謚而作其父謚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其親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當周之興王迹基於大王王季文王世世脩德至武王而有天下武王周公追述其功義起斯禮非後世追王之比也

馬氏曰名雖不可更以字行可也今律有所避忌則行字者聽是也謚雖不可作德盛者可也武王周公追謚大王王季是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鄭氏曰爲禮各於其時居喪言樂而下謂非其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事居喪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祭禮謂虞

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許讀之

橫渠張氏曰禮在平日豈不常學如祭禮樂章豈必喪乃學此言者蓋爲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居喪者他書不可觀惟喪祭可讀若觀他書却似都忘

藍田呂氏曰學必於其時言必於其所居喪者自大功以上廢業則哀不志於學矣然送死之大事莫詳於喪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則未葬不可不知也事死之經莫詳於祭禮所以追養致孝則既葬不可不知也讀是書也非肄業也當是時不知是事不以禮事其親也喪復常者既禫踰月則即吉也居喪不言樂至此始可以讀樂章也古者吉凶之事不相干也哀樂之情不可以貳也貳則不誠不足以奉大事故喪凶事也不言樂祭吉事也不言凶如臨

喪不笑臨樂不歎之比皆以其非所也肅敬者公庭之事
也燕昵者私庭之事也婦人私昵之事不可以言於公庭
長樂劉氏曰讀喪禮者重其喪葬不敢自任必求範於先
王也讀祭禮者祭有等降不敢以非禮事其先也讀樂章
者言祭於先廟未始不用樂而歌其詩不忘其祖先之德
也
馬氏曰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
喪言而不及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夫小功之喪議而
不及樂況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古者易服而葬周官蜡氏
凡大祭祀禁凶服祭義郊之祭喪者不敢哭以爲交於神
明者不可以凶也又況祭祀可言凶乎男正位乎外女正
位乎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凡欲無相瀆而已又況公庭
乎言婦女乎居喪不言樂後世猶有如衛孫文子者公庭

不言婦女後世猶有如陳靈公者此季札浪冶所以譏之
長樂陳氏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
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
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
章則哀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故曰居喪讀
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宰予欲短喪孔子以爲
不仁閔子騫子夏援琴而哀樂孔子皆以爲君子則喪復
常讀樂章先王之中制也

此書論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鄭氏曰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
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當豫事書簿領也不豫拂整龜筴君
之卜筮所須也不豫周正皆宜誅責也

嚴陵方氏曰端謂正其簡書策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倒策側龜與振書其過非大然皆有誅疑若已甚蓋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歟

禮記集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龜筮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厥笄不入公門

公門書方君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鄭氏曰龜筮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羽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也苞蔗也齊衰蔗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厥猶伏也喪冠厥伏苞或爲菲此皆凶服也方板也士喪禮曰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若七若五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臣入公門當謹慎其物有不得入者席蓋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爲緩宜停外也絺綌葛也上無衣表則

肉露見爲不敬故不著入也若尸乘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厭冠謂厭帖無梁纚爲五服喪所著也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衰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臣在公宮而死凶具宜告而入也藍田呂氏曰几所以馮杖所以扶席所以坐蓋所以禦日與雨移絺綌所以祕祥暑皆燕安之具入公門而用之近不恭也孔子表而出之表謂加上服以蔽之單則褻也孔子雖不入公門亦表而出之則與衆加恭也吉冠有纓有梁而喪冠無之故厭然也君子不奪人之喪雖入公門無所辟也臣子之義嫌於不祥故舉其重而辟之士所以入公門說齊衰也言脫齊衰則大功以下不脫也大功以下雖不脫衰而厭冠必脫也齊衰厭冠衰屨皆脫也斬衰[illegible]

脫矣其未成服者雖扱衽亦不入皆嫌於不祥也衰五服之衰也書方衰凶器三者皆爲臣妾有死於宮者君亦許之殯而成喪然必告君乃得入也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異也明死於公宮者得成喪也馬氏曰先王之時掌著龜有官賜几杖有等周官若有祭事則龜人奉龜凡國事簭人共簭龍著非君命而入公門則是掌簭龜者可以擅卜簭也几杖非尸與七十者而入公門則是人臣可以自長老也扱衽者孝子未成服之飾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蟜固曰士唯公門說齊衰與此同義然閽人潛服賤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少儀曰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玉藻曰非列采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則公門之禁多矣曲禮之所言特其大略而已

山陰陸氏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此謂齊衰服者故曰士唯公門說齊衰凡服皆先納屨屨而後服服而已冠厭冠在下以此厭冠齊衰喪冠厭於斬衰故也先儒謂扱衽於擗踊爲妨則扱衽蓋成服之服

廬陵胡氏曰龜筮嫌有異謀若南蒯將叛枚筮是也

公事不私議

鄭氏曰嫌若姦也

馬氏曰公事而私議則是弼違者可以後言也然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聖人之於人可與言未嘗不言不可與言未嘗失言季孫之用田賦固非孔子之所能正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鄭氏曰宗廟爲先廄庫爲次重先祖及國之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祭器可假有田祿者祭服宜自有粥賣也丘壟也不粥不衣不斬廣敬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士總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并明祭器所寄之事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崇敬祖禰故祭器爲先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賦養器共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邑民共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此言祭器諸侯言廄庫居爲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互言也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爲先其實在祭服之後也然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

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若有田祿雖得造器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耳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有可暫假也

廬陵胡氏曰家謂人家鄭云大夫稱家非也若止謂大夫造祭器則下云祭器不踰竟何以兼士乎犧牛也鄭云天子之大夫祭祀賦邑民共牲牢故曰犧賦然據禮及孟子惟諸侯得有犧牲大夫豈得有乎禮言諸侯大夫少牢亦不言天子大夫大牢也要之犧賦總言牲耳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行莫先於敬鬼神誠不欺於鬼神則於天下也何有故言禮者必以祭祀爲先營宮室者必以宗廟爲先造器者必以祭器爲先有田祿者先爲祭服亦有尊也言營宮室雖大夫有宗廟皆然非獨諸侯也言家造者雖士有田祿者皆然非獨大夫也宗廟祭器事吾先也廄庫犧賦待吾衆也居室養器奉吾私也此先後之序也廄以養牛馬犧牲庫以藏兵也犧賦亦謂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盆簝之屬也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旗物戈劒之屬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粥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則褻褻之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是亦不敬也

馬氏曰大王之遷豳也宗廟耒耜然後百堵皆興宣王之考室也嗣續妣祖然後築室百堵則古人之營宮室者豈

嘗不先宗廟哉檀弓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記以士之臣爲家相則士亦可以稱家也周官載師有士田則士之有田祿者亦可以設祭器也

嚴陵方氏曰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此其辨也

山陰陸氏曰不設祭器即用養器可知無田祿者謂若孟子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亦其一端此雖有祿非田祿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鄭氏曰祭器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典得用者言寄覬己復還

孔氏曰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踰越也既放出故祭器不得自隨越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既不將去故寄於同僚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長樂劉氏曰祭器出於田祿也棄田祿而去之亦不以祭器踰竟欲以廉潔事其祖先已既不義其祿祖先亦不義其器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踰竟者不敢以君祿所造之器而用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寓祭器者不欲使之爲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

馬氏曰君之於臣也在竟則有賜環之禮在他國則有幣反予夫豈悻悻然若小丈夫示其必不復哉此祭器所以

必寓也昔微子去殷抱祭器而之周者抱君之祭器也抱己之祭器猶不可況春秋之時有載祏而行者有載寶而歸者甚有至於已邑自隨者此君子之所疾也傳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合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孔悝南宮敬叔孫林父之徒豈知此哉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靾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鬚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靾屨無約之飾也簚覆笭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爲爪鬚鬚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簚或爲幕

孔氏曰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予玦則還予玦便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壇者除地不爲壇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緣也素服裏有中衣吉時用采緣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約爲飾士冠禮云玄冠黑屨青約博寸鄭云約之言拘也古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約著屨頭以受穿貫今凶故無約也素簚白狗皮爲之簚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幦虎犆豹犆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吉則翦剔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蚤治手足爪也鬚剔治鬚髮也吉則治鬚爲飾凶故不翦也不祭食者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吉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己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

禮自貶故不也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

臨川王氏曰孔氏云大夫三年待放竟上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古之大夫有得罪被放於竟上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請因於費以待察春秋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則去亦不可必以爲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如孔子去國乃未嘗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君耳三諫不從以爲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其君或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晝可也何待三年

藍田呂氏曰大夫士去國喪其位也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去其墳墓捄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也爲壇而哭衣冠裳以素輿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之禮也禮庶民爲國君齊衰三月寄公爲所寓士仕焉而已者大夫以道去而猶未絕者皆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今去其君雖非喪也然重絕君臣之義故以心喪自處而期以三月故曰三月而復服也鞮屨革屨也周官鞮屨氏蓋蠻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爲韋非吉屨也孔子去魯以微罪行樂穀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以己無罪而說於人則君有罪矣君子不忍爲者厚之至也

馬氏曰爲壻伯鄉國而哭以至婦人不當御皆處之以凶禮也既夕禮曰主人乘惡車白狗幦馬不齊髦周禮喪車大禫則素簚者未練之禮也士虞禮曰既祔則沐浴櫛搔翦則不搔翦者未祔之禮也然喪禮或以菅或以蒯或以繩或以麻而不以韎屨韎夷狄之屨也喪不飲酒食肉不特不祭食則不祭食者非盛禮之食也凡此特自貶而已

又不必純之以凶禮也古之去國者其仁至於嚮國而哭其義至於不說人以無罪子鮮之去衛不嚮衛國而坐非所謂仁元恒之奔晉則訟其君以求勝非所謂義也山陰陸氏曰素衣素裳素冠徹緣此服蓋準練衣小變也嚴陵方氏曰復服者復其常服之事也以上諸服皆非常服之事故於此言復焉

廣安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戰勝以喪禮處之凶災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重用兵也凶災以喪禮處之重天災也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去本也且非特以喪禮自處也人將以喪禮弔之焉去國則弔之凶災則弔之故夫去國古人之所大患也棄其君者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其去國之可悲也明矣趙宣子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以弒君書之蓋不踰竟則其復也易踰竟則其復難不踰竟則其禮未有變也踰竟則變禮而以喪處之二者謂憂之輕重蓋不同矣且假使宣子亡而越竟是潔其身而去國也反而討賊是為國除亂也今也內不討賊外不潔身則弒君之罪將誰任其責哉此董狐所以罪之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鄭氏曰謂大夫士見君既拜矣而復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還辟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孔氏曰自此至相答拜也一節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勞慰也還辟逡巡也稽首頭至地也初至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在

道路之勤故遂巡而退辟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君若迎拜謂聘賓初至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遂巡不敢答主君之拜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

藍田呂氏曰還辟再拜稽首以君臣之禮見他國之君也迎拜則還辟他國之君以賓主之禮接己而已不敢亢也

馬氏曰禮莫盛於再拜再拜莫重於稽首儀禮周官凡賓主君臣之接也皆以再拜爲節特鄉飲則主人三拜衆賓一拜而已士相見聘禮至於禮之殺者亦一拜而已再拜所以爲盛禮也周官九拜先稽首記曰稽首服之甚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此稽首所以爲禮之重也所謂大夫者聘禮之賓也所謂士者聘禮之介也總而言之皆謂之客故周官司儀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是也然聘禮賓之受凡受幣皆辟莫不稽首其於郊勞與歸饔餼者亦稽首則大夫之稽首於國君者非特拜勞而已記之所言特一端也聘禮卿答拜昏禮賓再拜勞者不答拜及歸饔餼賓再拜大夫不辟君之迎拜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葉氏棣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故大夫士見於國君不敢答拜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故下文貴賤雖不敵賓主相尊則先拜貴貴者禮也尊賢者義也

江陵項氏曰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如衡也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則今之折腰揖即古之拜也今之低首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頭至地乃類古之稽顙耳然今之拜

自是古之跪俛伏三事殊與古拜不類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聲用今之喏亦是兩事皆與古揖不類也古揖舉手而無聲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

孔氏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惟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爲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

藍田呂氏曰尊賢之義貴賤之勢有不得奪之也

馬氏曰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然則拜之禮蓋亦若此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

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先拜至聘禮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則先拜之禮不特大夫士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也自外來而拜見也自內來而拜辱也非其臣則答拜不臣人之臣也大夫答其臣之拜辟正君也男女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孔氏曰禮尚往來己雖賢德而必皆相答拜凡拜而不答拜者唯弔喪與士見己君二條耳弔賓本來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

十拜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大夫見於國君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若君於己士以其賤故不答拜他國之士非己尊所加故答之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故也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己臣貴賤皆答拜也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橫渠張氏曰弔喪不答拜主人拜伏以哭弔者難答故辟之君於士不答拜於大夫亦有時而答尊賢也講義曰舉弔喪及見國君二條以明拜之皆答耳

藍田呂氏曰弔喪者主人拜賓賓不荅少儀曰適有喪者相弔辭云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則凡弔者非以賓客來獨主拜賓之辱而已賓不可申其敬也

馬氏曰士喪禮弔者外自西階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三日成服主人拜衆賓此弔喪所以無荅拜之禮也士之於君朝則不坐燕則不與大享則旅食而已此君於士所以無荅拜之禮也君於他邦之人使介者還其幣則非其臣荅拜之可知矣大夫之臣不稽首於大夫所以辟君也則其臣雖賤必荅拜之可知矣昏禮主婦一拜壻荅再拜則男女相荅拜可知矣

盧陵胡氏曰左傳哀十二年仲尼弔季孫放絰而拜則喪賓亦拜矣

長樂劉氏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者古之士進以道不以祿也道可以固國康民者非禮不足以安之君而無禮雖萬鍾之祿不顧也是故以祿致者不足以爲賢又況其君慢之而不顧者乎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然則拜其辱爲國以致其忠非憚其屈己也矧其下者乎君於士不荅拜者始升於鄉去民未遠也大夫之於士猶國君之於大夫焉男女相荅拜人倫之義以敬爲本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鄭氏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孔氏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産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麛鹿子之稱凡獸子亦得通稱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王制言諸侯不掩羣者夏禮也此明周制

藍田呂氏曰古之田獵獻禽以共祭祀之用且因農隙以講事也豺祭獸然後田獵則田必在秋冬矣然周官有四時之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此亦云春田則春雖亦有田而非田獵之政因時講事而已故不尚多獲而暴天物也言春田而不言夏田夏不田也故言三田異於周官也

長樂劉氏曰蒐苗獮狩一則驅禽獸不害稼穡二則習戰陣以備盜賊然而春夏蟄蟲孳生雛稚未成雖保息之禮必行而恤物之心猶在王制夏禮也此經周禮也小有不同同出於仁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

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
子產止之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圍澤掩羣固
四時之田所同禁特以春言之者方孚乳之時尤在所禁
故也以其從天子故稱諸侯而已以與其臣故稱國君焉
馬氏曰王制曰禽獸不中殺不粥於市穀梁曰不成禽不
獻則士不取麛卵可知矣王制又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君道而與天
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全臣道而與天子異則天子不合圍
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合圍大夫不
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觀車攻言會諸侯於東都春
秋傳言會王之東蒐則諸侯會王田獵之禮可知矣然則
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則其從諸侯田獵又可知矣

李氏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春田不圍澤不麛
不卵是故物得其養故春蒐有一發五豵之多冬狩有辰
牡孔碩之美而人得以盡其奉上之誠於悉率左右之際
百姓聞之者樂其德之仁見之者喜其儀之髦先王之田
蓋如此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鄭氏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為歲凶自貶損憂民也禮食
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
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太牢諸侯食日
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
鍾磬之屬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
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水旱

災害也鄭註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今謂歲既凶荒而年中穀不登也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凶饑不殺牲也年豐則馬食穀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爲不治其草萊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樂有縣鍾磬因曰縣也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故凶年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舉小者言耳

藍田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爲一身者也疾痛疴癢所以感吾惻怛休惕之心非有知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爲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饑色國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食大夫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馬不食穀則芻秣而已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奪人食而食馬與牲仁人所不爲也凡此皆與民同憂自貶之道也及乎有九年之畜雖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憂者無不同其樂也

嚴陵方氏曰馬不食穀者雜記言凶年乘駑馬以駕馬之賤不必秣之也士之賤必飲酒然後用樂故以飲酒言之曰膳不祭肺則燕食可知馬不食穀則牲牢可知馳道不除則常行之道可知祭事不縣則賓客之事可知凡此皆舉重以明輕也大夫不食粱則不祭可知士飲酒不樂則不縣可知凡此皆舉小以見大也然君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爲多臣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爲少豈非位有貴賤故責

有輕重歟

馬氏曰大司徒於荒政言弛力眚禮蕃樂則馳道不除弛力也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眚禮也祭事不縣士飲酒不樂蕃樂也大司樂大凶令弛縣則不縣不特祭事而已於祭事言不縣則膳可知也雜記凶年祀以下牲則祭不特不縣而已言縣則牲可知也司服言大荒則素服玉藻言年不順成君衣布則君不特不祭肺而已言膳則衣可知也大夫以粱爲加食君膳不祭肺故大夫不敢食粱士無故不去琴瑟君弛縣故士不敢飲酒以樂凡此皆去備也先王之於凶荒也有珍圉以恤之有委積以待之於關市則無征於刑貶則有慮大至於移民通財糾守小至於舍禁多昏殺禮猶以爲未也故膳不祭肺不食粱不樂而損於自養馬不食穀馳道不除而損於自奉凡欲與民同患而已司徒荒政索鬼神大祝天哉彌祀社稷禱祠祭法雩禜祭水旱詩之雲漢靡神不舉則歲凶莫不祭也司巫大旱則舞雩女巫大哉歌哭而請則祭莫不有樂也然祭則有禱而無祀樂則有歌舞而無縣有禱而無祀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禱而不祀是也有歌舞而無縣曲禮所謂祭事不縣大司樂所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是也樂者所以薦鬼神也凶年君膳不祭肺可也祭事不縣以虧祭可乎蓋樂雖所以薦鬼神亦所以崇己之德也凶年不祭失德之效也苟失其德安取於樂乎記曰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長樂陳氏曰君子以得爲在人以失爲在己故吉事則推先於神凶事則責先於身方其爲宮室則先宗廟後宮室爲器則先祭器後燕器推先於神也歲凶則先膳不祭肺

而後祭事不職責先於身也大蜡之禮年之順成而通則
曰報神而不可以爲人功年不順成而不通則曰謹民財
而不以爲神羞亦此意也

盱江李氏曰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
禮禍哉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凶則
殺邦用若新建國及札喪禍哉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
儉不許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人
主所宜動心矣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哉
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由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
王膳亦爲之貶也譬如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飫膏粱可
哉人主所宜動心矣如此經所云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
如此天下爲之感人心爲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安未之
前聞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氏曰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孔氏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
德故恒佩玉徹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此士謂不命之
士若命士則特懸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
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
但比德爲重故以君上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
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
藍田呂氏曰君子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養其血氣志
慮無所不在於和使放心邪氣不得接焉此樂所以無故
而不得舍也災患喪病方在所憂故不可參以樂古之君
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故不去身
非特爲飾亦有玉聲鏘鳴中於五音近於樂也

長樂陳氏曰君無故玉不去身禮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樂也鍾尚羽而象地磬尚聲而象水皆特縣之以致用也瑟亦琴類也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耳樂之大者在鍾磬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也故不徹縣其常御者在琴瑟士則事人有常心者也故不徹琴瑟禮書嚴陵方氏曰故猶事也必謂之故則以有所因焉有吉事而謂之故者有凶事而謂之故者王制言諸侯無故不殺牛蓋吉事故也先儒謂祭饗之類是矣此言君無故玉不去身蓋凶事故也先儒謂災喪之類是矣雖或吉凶之不同然有所因則一而已是以同謂之故也夫公侯山玄大夫水蒼士瑞玫則玉固上下之所通佩也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則縣亦上下之所通用也詩言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又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則琴瑟亦上下之所通

御比經之所言亦隨其輕重而繫之耳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氏曰再拜稽首起敬也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他日別日也安取彼猶云何處取彼物問何處得前所獻之物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俟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自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荅己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對謂對得物所由也大夫私行謂非爲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

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大夫還必有獻士告反而已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苦則已拜之若問其行拜竟而起對大夫士通如此先拜後荅急謝見問之恩也

藍田呂氏曰君之於臣雖名位有等而所以上下相交不間於貴賤故雖士亦有獻於君焉皆所以達臣子若養君親之誠心而不可却也

嚴陵方氏曰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故臣之事君出必請反必告焉他日者以今日爲正故明日之後爲他

石林葉氏曰臣從君之朝聘有私覿則爲外交以其貳命之事也其在國則有私行而不爲外交以其順己之事也然而大夫成德之爵君以賢而尊之不有薦饗則無以重君之荅己故反必獻士則職位爲卑君所以不荅拜也故反必告然則士之出與大夫同其反與大夫異者尊卑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故士有獻於國君問曰安取彼古之獻於君也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士親而君必問之者蓋所謂親者非親進之親致於將命者而已古之爲臣也無私行出疆之禮告於君而後可也臣之於君子之於親一也子之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或有賜焉必獻以示不敢有已而無私蓄也臣於君亦然獻則必告告則不必獻於大夫言有獻於士言告以大夫德足以致人之儀物也聘禮使者歸若有獻則告曰某君之賜也則大夫有獻不特施於私行而已聘禮君使

宰賜使者幣則君於大夫之獻不特受之而已聘禮君荅拜此不言者君於大夫無所不荅拜於士為介則荅拜於行則不荅

廬陵胡氏曰春秋之義臣無竟外交此云私行出疆非正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鄭氏曰柰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柰何猶言如何也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

知有去國之義也大夫士去國皆謂三諫不從及以罪見黜者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或有廟碎大夫於墳墓亦與大夫互言也孝經云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國君以社稷為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大夫當國有寇難必率衆禦之以死為度

藍田呂氏曰呂氏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墓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使其君守之為土也大夫之有宗廟士之保其丘墓義亦猶是大夫士則以身以之去其君諸侯有國受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雖去特一身去就而已是亦有可去之

禮所以有窀穸也以臣受命於君有死無二而已君之
稷辱命於天子者也大夫之衆士之制於其君
者也故人臣一日莫先於敬命棄命不死不敬莫大焉
長樂劉氏曰社稷危而不可存則國君死之民衆危而不
可保則大夫死之禮制簒而不可固則士死之蓋國之治
亂以禮制爲本而國君大臣簒之則士也必以死爭焉君
以民衆爲基仇敵侵而伐之則大夫以死捍焉民人以社
稷爲主仇敵攻而取之則國君以死守焉
長樂陳氏曰孟子謂滕文公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
效死勿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大夫
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去宗廟此重去宗廟之義
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去則以私
止之仁也死則以公責之義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則正於義而斃與夫正於禮而斃一也國君死社稷
而太王去豳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何也曰
死社稷則爲民而已去豳以爲民雖不死可也死衆死制
爲君而已死而非爲君雖不死可也彼紀侯之大去其國
棗瓦之逃吳則異乎此矣然君子之謀國家也其勇足以
無敵其智足以折衝豈以死爲善哉記之所言特其所守
者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國君既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
墓何也蓋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存乎公義宗廟
墳墓則君之所自出特在乎私情而已獨國君一以社稷
爲言者以有國之尊無適而不以公故也國君所以重社
稷如此而太王得以獨去者蓋此之所言者禮之經彼之
所行者禮之權也以太王合於義禮故孟子告滕文公以

擇菜者一者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鄭氏曰天子予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孝王某嗣王某天王某甫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也畛致也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余予古今字畛或爲祇
孔氏曰自此至亦名之論天子稱謂之事擯者稱天子
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

爲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授政謂授所縣象魏之法於諸侯也任功爾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也予我也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自謙損也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踐履也阼主人之階也天子升阼階臨郊廟之祭也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祝辭云孝王某某爲天子名也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亦二也王繼嗣前王而立也鄭謂不敢外內者若宗廟內事祭爾稱孝山川嶽瀆祭之在外而辭稱嗣今天地社稷既尊祭之在內而用外辭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至若巡守徧於方嶽臨視諸侯凡所過山川悉不親往使祝致辭故不稱名而曰某甫云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猶尼父類也鄭註鬼神謂百辟卿士者蓋謂昔

爲諸侯卿士者也

藍田呂氏曰名者人治之大不可以不正也君子之有是名必有是事非守空名以示人也一人之身而名有異者內外奪卑人神死生之際不可以無別也此章所記皆天子之名其所以別者以此也君天下曰天子言天下者外薄四海兼夷狄之稱也古者於中國稱天王於夷狄稱天子夷狄者殷教之所不及非王法所能治故不稱天王而稱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天子者繼天而王者也稱於夷狄則曰天子天子外辭也稱於諸侯及臣下則曰予一人內辭也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人也不敢以勢位驕人自比一人而已書所稱予一人大抵皆告諸侯之言分職授政任功則凡所以命諸侯命諸臣者莫不然也鬼神之在諸侯竟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畛於鬼神者接於鬼神也畛猶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也

長樂劉氏曰王畿五服之外蠻夷之君朝貢於王而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也以其不知禮義之所尊而戴者獨天爾故稱天子以臨之不失其所畏也朝諸侯謂分土爲九州以五等之國千有七百七十三國四時各以其職來朝於王六年而後徧也分職謂設六官以法天地四時各專其職以考天下之教而黜陟幽明之也授政謂頒禮樂之成法致中和於庶民也任功謂建邦之六典以任天下之才而興功立事也凡此三者天子所以役中國之賢才措生民於皇極者也乃尊尚其德而謙抑自卑是以自稱曰予一人也

嚴陵方氏曰職欲各有所守故曰分政欲一其所出故曰

講義曰天下謂四海九州之遠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者皆是也君臨天下則本於天命以爲天之子故稱天子焉諸侯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分職謂禹作司空契作司徒皐陶作士之類授政謂汝平水土汝播五穀汝敷五教在寬之類任功謂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之類分職則辨其職任授政則命以政事任功則責以成功皆所以治百官也

四明沈氏曰天子則非自私之辭曰予一人則非求助之辭位不可以己有所以歸之於天權不可以人有所以執之於己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也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

盧陵胡氏曰覲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於王所稱天子賜之舍

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立王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孔氏曰自上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也精氣爲魂形爲魄人命終毘精氣離形臣子罔極猶望更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今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故止呼天子復也告喪謂天王崩遣使告天下萬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也　崔氏曰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廟主曰帝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

藍田呂氏曰書崩及告喪皆曰天王史書策告臣民之辭也復曰天子告天之辭也假至也猶易所謂王假有廟詩所謂來假來饗莊子亦云登假於道是也體魄則降魂氣在上詩云三后在天書曰殷先哲王在天言其精神升至於天臣子不忍斥言故婉其詞也先儒以假爲遐音恐未然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祔於廟之詞也周人卒哭而祔殷人練而祔蓋祔而作主始入於廟曰帝者同於天神生事畢而鬼事始也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主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此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諡始不稱帝

嚴陵方氏曰天王崩者史之所書而以尊大稱之也

廬陵胡氏曰遐遠也竹書紀年帝王沒皆曰陟陟亦登也

中山戚氏曰王冊木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人之生無不死者天子之王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五達相通漆書其謚故曰神主葬後孝子之心因無所覩故以神主也

王之狀古今異制不得以新禮求之

天子未除喪　子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如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是借取於天子號也

孔氏曰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云子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鄭引春秋文九年公羊傳文證天子三年之內稱子小子也嗣王既呼爲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爲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藍田呂氏曰天子未除喪而沒則其祔也不曰帝而曰小子如晉有小子侯之類蓋在喪當稱子故也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詞異也此云予小子者予衍文也詩書所載予小子之稱不必未除喪之稱此又承措廟立主曰帝之文而言也則非自稱之詞故知無予字也生死皆名之曰小子王不稱帝不立謚未成爲君也

廬陵胡氏曰案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尸天子位豈俟踰年也三年之內王自稱不曰王爾臣下未嘗不稱曰王也王乃反喪服是也鄭又云謙未敢稱一人康王何以稱一人劍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鄭氏曰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

孔氏曰自此至曰享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天子立官先從后妃始以爲治之法刑于寡妻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故刪詩以后妃爲首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鄭註內則言齊者彼是判合齊體也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或記者雜夏殷而言之鄭註御序於王之燕

寢者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東西南北中央各一順四時居之六月居中央通名燕寢后妃以下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餘見周禮九嬪註

藍田呂氏曰后以配天子夫人視三公其名與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妻同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妻即昏義所謂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妻同妾則昏義所無蓋其賤者以視庶人

嚴陵方氏曰后以承繼爲義以其聽內治有君道故也

馬氏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蓋昏義言後宮之治故兼天子后言之而備六宮之數而妾不預焉曲禮言後宮之位故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尊亦曰有后而妾之賤亦預焉

廬陵胡氏曰隋唐以後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則夫人也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則九嬪也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是代御妻六尚分典乘輿服御則妾也大抵踵周官之制

大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鄭氏曰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大宗曰

宗伯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衆謂羣臣也五官於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則皆屬司徒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凫臬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雕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孔氏曰殷家六卿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大宰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但大宰既尊故先列之并顯大宰之下所隸屬之官大宰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云六大也上典是守典之典下典是典法之典立此六官以守主六事之法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不

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没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典司五衆者言用此五官使守其所掌之羣衆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衆者互言也殷既法天地立官又爲萬物立府司土於周爲土均主均平地稅之政令司木於周爲山虞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於周爲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司草於周爲稻人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於周爲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爲器用司貨於周爲斥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守禁以時取之以共器物金玉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爲器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考

五百十六

工記陶人爲甗旊人爲簋即土工也築氏掌爲削削謂書刀治謂煎金石冶氏掌戈戟故因呼煎金爲冶鳧氏世能爲量器謂豆區鬴鍾之屬段氏主作錢鎛田器桃氏爲刀刀劒之屬此即金工也玉人作圭璧磬人作磬玉及磬出於石此即石工也輪謂車輪輿謂車牀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弓能作弓者廬能作戈戟松者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車及羊車梓謂栞勺笴虡之屬此七物並用木工也函謂能作甲鎧鮑謂能治皮作甲韗謂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鼓謂能以皮冒鼓者韋熟皮爲衣及韘韐者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者考工記韋裘二職存此物並用獸皮即獸工也草工謂以莞葦作盛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財物也五官致貢謂上大子五官可徒

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

藍田呂氏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太宰者佐王代天工以治者也大宗掌事鬼神者也大史掌正歲年及頒朔則奉天時者也大祝所以接神者也士者即周司巫巫所以降神者也大卜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六者皆天事也人事也人事可變天事不可變者也周官司士則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爲一官者司士掌羣臣之版及鄉大夫士庶子之數則所統有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略等矣所以並立爲五官也司徒之衆則六鄉六遂是也司馬之衆六軍是也司空之衆百工是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之屬是也故曰典司五衆六府者主藏之官斂藏六者之入以

待國用者也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蔬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虞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玉府內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六工者飭材爲器以待國用者也葦以葺蒹菅蒲菅揃之類爲器用者六工所治之材各有不同故曰典制六材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王得以行其誅賞大宰詔王廢置則殷制亦然也

長樂劉氏曰此殷之官制也雖與周官不同然自唐虞以來建官之義莫不稽古而法天地四時以分其職雖則名稱有所變更而法象未始有異是故羲氏和氏天地之官也四岳四時之官也夏因有虞之制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是也殷之大宰大宗司徒司馬司空司寇乃周之六官也而記者參以其屬義雖大小不貫而天地四時以成變化之職理自有倫矣而疏謂立六大以法天之六氣置五官以法地之五行者非也陰陽之本一氣也判而爲陽所以作地二氣互有升降乘其分至以爲四時四時以言其氣也五行以言其形也六典者象乾所以始萬物之法也故地官掌之五衆者象坤所以成萬物之法也故天官掌之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民者莫不備矣書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夏承虞官所致如此舍天地四時其能爾乎

山陰陸氏曰司徒教官也司馬政官也故五官一曰司徒次二曰司馬有教有政而後事可立故次司空事立矣則以禮文之可也故次司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故次司寇以司士代宗伯者以司士所掌與禮相通也六典書也五衆則其人焉五衆謂若大司徒大司馬典司小司徒小司馬之類不言大宰大宰典司六卿五衆有位者六職則其職而已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土工蓋搏埴之工石工蓋刮摩之工木工蓋攻木之工獸工蓋攻皮之工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蒨爲紫以蒨爲紅以蒹爲黃之類是也或曰草讀如字今俗作皂非正也殷人尚質故設色之工謂之草工

石林葉氏曰自夫人以下至草工其分列之先後與名號之異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爲殷禮也蓋治天下必自內始夫人嬪妾莫不有所司而不言司者以其主於內而已內治則家道正可以推而及國大宰王者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特先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有書故言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主之以天官而地道不可以無職故次之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道所掌者邦教也有教不可以無政故次之以司馬司馬所掌者邦政有政不可以無事故次之以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於從善而恥於犯法也故次之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祿終之以司寇詰邦國之禁以刑暴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故言五衆所以奉地道也天官先大宰以奉天道地官先司徒以奉地道也天官先大宰以奉天也然而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

先務故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亦先王之智急於成物以養天下也是以土也木也水也草也器也貨也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於所治則曰六職金也土也石也木也獸也草也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府以聚其物而後命官以分治故後言六職材必待人而有成非人則不能成其材故先言六工治天下至於萬物各得其成材此先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治也雖然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五官各致其貢以通於王六職所分者內事則獻事六大所職者邦治則攷治五官所職者衆則獻功六府所職者物則獻業王於是攷其貢而加之黜陟此所以道揆於上法守於下爲治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貢言其造於下而有所進享言其通於上而有所舍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治紀於遠後世之治紀於近紀於遠者其事本於天紀於近者純乎人事而以法天參焉堯典之書首以命羲和爲事舜典之書首以齊七政爲事洪範之書以五行爲首凡此皆紀於遠而本於天者也及其弊也神人雜亂而詭怪妖異之患興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堯時已然矣後世寖失其故則爲治者皆紀於近純乎人事不復知天矣董仲舒對策專談天人猶此意也然得於漢儒災異之說失之詭僻不經君子無取焉由於不知上世之故是以若此紛紛也今此建天官先六大與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洪範首五行之意無異也

吳氏幸曰以鄭子所言官名攷之其言少昊氏之官名則曰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官之名實與曲
禮鄭註周制同
長樂陳氏曰大宰理天道者也大宗大史大士大卜大祝
知天道者也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理人道者也司土司木司水
司草司器司貨職地物者也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
工飭地財者也以六大爲天官則五官人官也以六大爲
先則天官不特六者而已昔少昊氏天官也五鳩氏人官
也五雉九扈地官也是官之取義於天地人古有之矣以
物致獻曰貢以儀飾貢曰享禹貢貢金玉蟲珠之類是也
貢言其物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是享言其儀王
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曲
禮以夫人至於妾亦五等自六大以至六工亦五等此皆
謂之五官也然五官致貢與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則諸

侯而已蓋以其有所候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
供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禹於九州之物言貢是貢言其
物也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是享言其儀也放之
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獻邦國所供謂之貢則致貢曰享
爲諸侯之事明矣
王氏
曰宰者治之密也以治事神之事宗者理之會也
以治事神之禮史尚其文也以治事神之辭祝將其命也
以致事神之言士察侵祥之變卜占也以觀龜筮
之告此事鬼神之官故曰六大祀國之大事故也司徒以
治萬民司馬以掌邦政司空以掌邦事司士以掌邦刑司
寇以除盜賊此治萬民之官也故曰五官官者有所主也
司土至司貨主地事之官也故曰六府府者物之所聚也
土工至草工治其物而已故曰六工此商制也周則以爲

天無所不統猶治之於國故掌治曰天官地能作成萬物之材猶教之於人故掌教曰地官春則四時之氣爲和而萬物得之以交際猶禮之通神人和上下故掌禮曰春官夏則使萬物莫不正猶政之於天下故掌政曰夏官秋則陰用事猶肅殺成萬物故掌刑曰秋官冬則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猶事之終則有始故掌事曰冬官商尚質故正其名周尚文故象其意先王建官以代天工也其因其革亦以天而已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鄭氏曰五官之長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爲氏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之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孤總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稱謂畿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五官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命加一命出爲分陜二伯者也伯長也言此二伯爲內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擯謂天子接賓之人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略之擯呼在朝三公爲天子之吏然玉藻伯曰天子之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鄭引春秋三吏證呼三公並爲吏之意也若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爲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爲伯舅

案晉文公爲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以晉爲州牧又爲二伯也周公分陝爲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也晉文侯仇爲伯而尚書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則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威遠國也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鄰國外之人其自稱曰公也其國采地內也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爲采地君故明之也

藍田呂氏曰唐虞建府內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治天下有二道總治於內者有百官府分治於外者有諸侯故聽百官府之治者謂之百揆考諸侯之治者謂之四岳四岳雖主治諸侯而亦處於內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非巡守之歲則四岳考事而已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即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周官所謂六鄉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即唐虞之四岳也王制者雜夏殷周之禮故與唐虞及周小異也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乃殷人之制即四岳二伯之任也周以三公爲二伯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所謂五官之長亦三公也五官即六鄉也周官立三公三孤于六鄉之上即五官之長也伯仲叔季伯爲之長則凡稱伯者皆長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也職方者如周公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九州之長即八

伯兼王畿而言故謂之九也玉藻云伯自稱曰力臣蓋自卑之稱也擯者傳命曰天子之吏吏治事之稱各有所當也父者同姓之尊稱故父之昆弟皆謂之父舅者異姓之尊稱故母之昆弟與男子謂妻之父女子謂夫之父皆謂之舅天子謂二伯之同姓者爲伯父異姓者爲伯舅天子之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異邦曰寡君之老大夫士家臣之貴者亦曰老老亦長也嚴陵方氏曰五官之長曰伯者即王制言三公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是矣蓋其爵則公其號則伯故也是職方者以其分職於左右而主四方之諸侯故也然與周官所謂職方氏者名義雖同而大小異焉擯則於賓執事之人也以二伯之尊於天子有賓道故傳辭於天子而其人謂之擯也天子有同姓有異姓有庶姓同姓則伯叔之國是也異姓則昏姻之國是也庶姓則既非伯叔之國又非昏姻之國矣謂之異以於同姓爲別故也謂之庶以於同姓爲衆故也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此其辨天子之老者老爲年長之稱言雖爲五官之長非以其德也特以其年而已故謙辭如此

長樂劉氏曰昔三代聖人行己之法必稽於古首出庶物而不敢自尊也德配二儀而不敢自大也莫尊乎父而謂同姓三公爲伯父莫親乎母而謂異姓三公爲伯舅非徒自示寡昧卑己以尊賢也蓋以億兆之命舒慘繫於一人政教之源治亂根於一德非屈己以下賢崇道以率衆未易化也是以於九州之伯同姓者謂之叔父異姓者謂之舅焉

長樂陳氏曰公加命爲伯伯之爲任上則與王同體無爲

而論道下則與王異用有爲而分職故在鄉則分鄉在天下則分方其分鄉也周禮所謂二鄉公一人是也其分方也禮記所謂二伯分天下爲左右是也蓋二伯之於天下無所不總故無事而無非事無職而無非職此所以坐論作行皆所豫也古者之維邦國也不特二伯而已其下又有牧伯焉成王謂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詩曰郇伯勞之詩序曰衞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則周之牧亦謂之伯矣蓋長人謂之伯養人謂之牧則伯以其體仁而言也牧以其施仁而言也先王所以維邦國者無他本之仁而已矣

廣安游氏曰此以下具言諸侯牧伯以及於夷狄之長庶方小侯之名稱古者封建有官有職有同姓異姓之親曰牧曰伯官也曰公曰子爵也曰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親也

天子之三公及二王之後稱公餘則以國大小列爲侯伯子男在四夷有子男而無侯伯此其爲爵之法九州之諸侯二伯之職分治九州之牧書曰以倡九牧是也九州之牧各擇其賢侯爲之而二伯則三公爲之此其分職之法也方三代封建之始也其所封也非王之父兄子弟則其昏姻也非昏姻則謂之庶姓庶者卑之也其言庶方小侯猶言庶姓也國大而爵尊則以伯稱之而爲二伯者必國大而爵尊者也國差小而爵差卑則以侯稱之而爲九州之牧者必國差小而爵差卑者也國大而爵尊於外曰公公固其本爵也國差小而爵差卑於外曰侯侯固本爵也因其國與爵與爲伯叔之稱所以皆稱父者假以成王言之當時諸侯所謂文之昭也則其諸父也齊王舅也於周世爲昏姻稱父云者皆本

其始封而言稱舅云者本其昏姻而言此其親親之等也古者君臣之際有親親之道焉有賓主之道焉有君臣之道焉三者並行所謂至文也後世君臣之際尊卑相臨親親之道喪而君臣之恩乖賓主之道喪而君臣之禮廢禮交止所恃者薄而專從事於法矣

山陰陸氏曰老以德齒自稱吏猶言力臣也牧亦應如此而於此見之崇方伯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鄭氏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二王之後不爲牧

孔氏曰殷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若入天子之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禮八命作牧是也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此不云擯於天子者記者略之也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若呼爲伯則亂於分陝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爲叔亦異常也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自稱承前可知若與國內臣民言猶自稱爲君也

藍田呂氏曰牧者九州諸侯之長也各有所封之國所謂其國者所封之國也於外者非所封之國而在其州之內也曰公曰侯者以爵稱臣民之辭也曰君者以事稱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別也必謂之父

與舅尊之親之之辭也觀禮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天子所以待天下諸侯大國之禮視三公小邦之禮視九牧也

石林葉氏曰伯則其道足以長人雖五官莫尊於大宰而亦無以先之故內不以稱者以其長人之道足也牧則其道足以制人而已雖爲長於九州而入天子之國則止稱牧者以其長人之道未足也惟其未足故擯於天子自稱於諸侯則無異辭惟其足也故擯則屈而言吏言天子之所使也自稱則伸而曰老言天子之所親也至於在外曰侯在國皆曰君者以其受爵雖異而南面以臨臣民者非異也

嚴陵方氏曰五官之長與九州之長皆長也五官之長曰伯九州之長則曰牧者長五官者統謂之長也長九州者各爲之長而已此大小之別歟五官之長曰伯則天下之通稱也九州之長曰牧則獨施於天子之國而已施之天下則與諸侯同其稱可知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而九州之長不言自稱者亦與諸侯同其稱可知入天子之國曰牧亦擯者之辭矣而不曰擯者於天子有賓道唯伯之尊足以當之故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氏曰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稱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

孔氏曰此不知幾國立一人卑不得名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舉其高者言之也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

藍田呂氏曰九州之外即四夷也選諸侯而統之如九牧之比謂之子所以別於中國也不穀猶言不肖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侯也於外者非其國而在所統四夷之中自稱曰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也嫌其遠於王化故以王明之猶言四夷來王荒服者王也

嚴陵方氏曰其在夷狄戎蠻以其在九州之外既卑且遠不得與中國同其名位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也則與曰伯曰牧者異矣九州之内爵號既尊又難爲二而詳九州之外爵號既卑又合爲一而略蓋華夏蠻夷之辨也稱王老則與五官之長稱天子之老同義

長樂陳氏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故先王之於中國則疆以周索尊其官師以強其幹於夷狄則疆以戎索卑其官師以弱其枝此所以治六鄉以天子六卿治九州以諸侯九牧九州之外疆域雖大爵不過子也大者不過曰小侯入天子國止曰某人者又所以略之也子若春秋書楚子吳子邾子杞子是也某人若春秋書邾人葛人來朝是也杞邾之類非夷也以其用夷禮猶且大者稱子小者稱人則先王之所以卑夷狄可知也伯稱天子之老夷狄之長稱王老者先王德以柔中國威以制夷狄則稱天子老者以柔御之也稱王老者以大臨之也老子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蓋孤甚於寡寡甚於不穀夷狄之大者稱不穀小者稱孤乃其稱也玉藻諸侯於敵以下曰寡人臧文

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故春秋之時宋公以大水曰孤實不敬鄭伯以楚兵之加曰孤不天是諸侯之稱寡人者禮之常也稱孤則特變而已若夫小國之君與夷狄之小侯則以稱孤爲常故玉藻言小國之君曰孤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外四夷之君其國雖大天子必選其賢者命之爲子春秋所書楚子吳子皆天子命之爲蠻夷衆國之牧伯者乃得自稱曰子也故其於封竟之內自稱不穀於外鄰國自稱王老榮於中國之命以鎮乎四夷也石林葉氏曰四海之外先王所主者略故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使之自長其類而已夷蠻戎狄能自養其類則皆通曰子子言其道足以養人此吳楚雖大亦稱子也至其朝則在九門之外故不言入天子之國於內曰不穀示不足以養人也其反而歸國出於四夷之外則曰王老示有所歸往而親也內稱不穀屈四夷之德於中國外稱王老於大中國之德於四夷

山陰陸氏曰公羊傳曰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不言入天子之國亦卑遠之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鄭氏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子舉尊言之

孔氏曰庶衆也小侯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內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若男亦稱子也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

嚴陵方氏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且賤而略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以入內則屈出外則伸故也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槩之耳於外曰子而不言自稱則人稱之故也自稱曰孤而不曰內外則通內外可知

石林葉氏曰庶方小侯乃所謂附庸之君也其地處乎中國而其朝異乎四夷故得入天子之國以其道止足以自為故曰某人能自為矣亦可推而養人故於外亦得稱子不足以養民則民將去而無輔矣故自稱曰孤孤則甚於不穀也先王正名號如此而後世稱謂猶失其真又況諱德以自遜也

長樂陳氏說見前

蓋田呂氏曰自稱曰孤又下於王老也春秋楚子稱不穀從其稱也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以自卑之辭荅楚也魯弔宋災宋閔公稱孤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亦自貶之稱也

金華邵氏曰五官致貢曰享以下至此皆因其人而定其所稱之名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聖人所以汲汲於此者非較輕重於一言一字之間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

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鄭註如今綈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天子設扆於廟堂戶牖之間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其禮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

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有卑見於尊前不授也擯者命外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外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而近應門矣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此是春朝之禮陽生之

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也鄭謂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者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又爲外故文王世子云朝于外朝則以官是也諸侯入廟門更服朝服執贄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曰序進覲位于廟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入也當宁王皆南面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者陰陽同各相依也鄭註周官宗伯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蚤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通而言之悉曰朝相問曰聘臣見於君子見於親賤名也古者謂相見曰朝從初受名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曰盟言朝覲會同聘問盟誓之所以見於貴皆謂之朝以朝暮別之則朝見曰朝暮見曰夕以春秋別之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然考之舜典二月東巡守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蓋朝覲互名至周始以春秋別之又有夏宗冬遇以備四時之朝又曰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四者非獨時異事亦異矣此章天子之立有當依當宁之別其朝位有諸侯北面及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別則朝覲之禮非獨事異儀亦異矣

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而立則天子於朝覲未嘗有當宁之禮司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子負斧依南鄉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明堂位天子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明堂位三公北面諸侯西面諸伯東面諸子東北面諸男西北面特射人掌羣臣見王之位諸侯北面焉則諸侯之於朝覲未嘗有北面之禮記之所言非周制也古者冠禮冠于廟聘禮享于廟禘而發爵服嘗而出田邑發秋政出而治兵入而策勳莫不一於廟凡以尊重事不敢輕之已矣豈獨覲禮然哉　又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背手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以其一於北面故通謂之諸侯以其分於東西故有公侯之異稱也東面則位於右西面則位於左

慮氏曰禮之所言蓋夏殷之制也然夏殷之制覲禮必當依而立者秋主斂故入而當依春主發散故出而當宁順天氣也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諸公位尊故立於西以賓禮待之也諸侯位卑故立於東臣統於君也凡此皆在治朝之儀而已鄭康成以謂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且言朝則受贄於朝受享於廟覲則一受之於廟此乃泥於覲禮之文事畢又肉袒於廟門之東故強立此說夫以記禮所言皆非周制而強以儀禮釋之不亦膠乎

廣安游氏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賓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

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爲天下者不獨恃其利勢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相睦同奬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爲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昏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親之恩專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江陵項氏曰朝以行禮則異等威辨儀物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威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於內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主於見而已或以明堂位天子當依而

諸侯分班遂疑曲禮爲夏殷之制此漢儒遜辭也明堂位之辭不可盡信但亦當存之以備參考耳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鄭氏曰及至也卻間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

孔氏曰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以遇禮簡易也會謂及期之禮卻間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也遣大夫往相存問則曰聘聘問也約信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知此則用誓涖牲者盟所用也涖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皆諸侯事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

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讀書
知坎血加書者見僖二十五年左傳又襄二十六年歃用
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云贊牛耳歃用左耳故知用
左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以玉敦辟盟又玉府共珠槃玉
敦是也知口歃血者襄九年左傳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
是也盟牲所用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
人以雞又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鄭伯使
卒出狥行出犬雞以詛射頰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
以狥而戎右云贊牛耳又左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
人君盟當以牛也
藍田呂氏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古者諸侯無
事則相朝不相會不相會則聘有大事則天子方
伯誓之皆所以講信脩睦以交四鄰者也盟詛之事其起

於衰世乎先王之治諸侯命方伯連帥以統制之同志協
慮以勤王事有不帥者則奉王命以討之雖有盟詛且將
安用及王政不行大不字小小不事大天下解弛不相維
持伯者於是假仁義之事帥諸侯以事天子約不深則情
不齊於是盟詛焉政雖不自天子出猶有至公同好之情
故葵丘之盟足以合天下諸侯猶無異心五伯既衰則結
私黨執私仇心不同而要之於神雖盟不信此大亂之道
也周官雖有司盟之官疑非治世之事也諸侯惡其害己
而去其籍非特去也附益者有焉此詩所以非屢盟春秋
之書盟所以多譏也時有緩遽則儀有詳略故會禮詳而
遇禮略也問有大小則文有隆殺故諸侯使大夫問於諸
侯曰聘小聘曰問也誓有輕重則約有淺深故誓約之淺
盟約之深也期而相見曰會日有期地有所也卻地者竟

上之地也其時緩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如邂逅
適相遇然日無期地無所其時遽則禮宜略也公羊傳齊
景公之喈魯昭公以人爲藉以幕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
相見遇禮非皆然也其略有如此者久無事曰聘聘大禮
也小聘曰問禮有殺也約信曰誓古者舉大事以齊衆皆
有誓舜征有苗禹誓于師啓伐有扈以誓于師湯誓泰誓
費誓秦誓皆有書周官則祭祀師役莫不誓也
長樂陳氏曰盟會或衆遇不必衆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衛侯遇于垂是遇不該於衆也周禮有盟邦國有盟
萬民春秋有諸侯會有大夫會有兵車會是盟會有大小
而該於衆也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
比小事大之禮然而會遇盟誓之禮未嘗弛於天下將使
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天下爲一家而無異

俗中國爲一人而無殊心則會遇盟誓之輔於教也豈不
懿哉若夫會而民畔誓而民疑則非會誓之過也作會誓
之罪也今夫聰明出於性好惡出於心作聰明亂舊章則
好惡不足以遵王之道略又況作誓會者哉苟卿不知乎
此以爲語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誤矣　又曰周禮
有盟有詛貝盟詛固有大小矣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
玉敦我右以王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
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實之於坎加書其
上槃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
有玉帛以禮明神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於
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
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王巡
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

侯其神主月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稷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遇者見而非約故未及期相見曰遇而與周官冬見之遇異矣會者衆之所聚故相見於郤地曰會而與周官時見之會異矣聘言有所與故使大夫問曰聘而與王制比年之聘異矣蓋冬見之遇時見之會比年之聘諸侯之所以事天子也未及期之遇與郤地之會使大夫之聘之聘諸侯之所以交鄰國也此其所以爲異

廣安游氏曰古者諸侯朝聘會盟之禮不可以闕一也傳曰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蓋朝聘會盟所以經其事序其經共其序明其共者也故歲聘以志業聘禮苟廢是謂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間朝以講禮朝禮苟廢是謂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再朝而會以示威會禮苟廢是謂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盟禮苟廢是謂有威而不昭明共則棄其序不序則棄其經不經則不明不明則棄其共不共則棄其序不序則棄其經不經則棄其事所以百事不終所由傾覆者爲此言朝聘會盟之

不可闕一也三代之時天子之臨諸侯有朝焉有會焉有聘焉朝者諸侯朝於天子也聘者諸侯使大夫聘於天子也會者天子會諸侯於所期之地有盟焉有誓焉此天子諸侯朝聘會盟之禮也此經則諸侯朝會誓盟之法也此經於天子言朝覲而不言聘會誓盟於諸侯言聘會誓盟而不言朝互相備也諸侯之事天子以尊卑言之其禮主於朝有時不朝則有聘諸侯之相與以其等言之其禮主於聘以聘爲常是則有朝此經以禮之所主言也先王盛時諸侯聘會盟之禮上不絕於天子之所下不絕於諸侯之國小大相維遠近相師者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此所以長久安寧而無後患也穀梁謂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有盟矣惟其當時太平上下和睦諸侯執道故盟府之禮虛而不用兵車之會禮有之也然不

兵車齊威有焉盟府之書禮有之也然盟詛之所不及則三王有焉穀梁所謂盟詛不及三王而此經有盟者其說蓋如此也相見於卻地謂會於閑卻之地不以病夫主國之人也齊威公之伐楚也師出於陳鄭之間其人以爲甚病假如晉楚會諸侯于宋于虢以義推之則虢宋兩國受其供億之病故會於卻地爲此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